

金民天編

歐陽修散文選

合衆書店發行

歐陽修散文選

金民天編

上海合眾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版

歐陽修散文選

實價二角

編纂者 金民天

出版者 合衆書店

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總發行所上海

路四
一馬
四路
三三
號東

合衆書店

歐陽修生平作品及其考察

上

歐陽修，字永叔，廬陵人。生於宋眞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。父名歐陽觀，爲泰州軍事判官。修四歲旣失其父，依居隨州叔父處。

母鄭氏親自教以讀書，因家貧難得紙筆，甚至以荻畫地以學書。從幼就敏悟逾以常人，稍讀卽能成誦。但當時文章體裁，多以五季遺習，鏤刻駢偶，格調微弱。故歐陽修初以詞賦出名；後得韓愈遺稿，苦心詣研，至忘飲食；故歐文受韓文之影

響極大。

仁宗天聖八年，舉進士，試南宮第一，擢甲科。補西京留守推官。當時舉尹洙梅堯臣等以古文議論當世事，又時以詩歌相唱和，因此文章之名冠天下。大朝爲館閣校勘，與修崇文總目。

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，在朝諸臣皆爲辯救，司諫高若訥獨以此事爲應當。修生性剛直，因此貽書責其不知羞恥。高上書，貶修爲壽陵令。徙乾德令，武成軍節度判官。當時范仲淹使陝西。欲以掌書記。修笑而辭曰：「昔者之舉，豈以爲已利哉！」後召還，進集賢司理，又出通判滑州。慶歷三年，知諫院時。仁宗更增諫官，用天下名士，修選在首席。修在知諫院中

，每進見帝，延問執政，咨所宜行，多有張弛；於朝中小，甚不利。因范仲淹貶饒州，修，尹洙，余靖，皆以直仲淹見逐，目之曰黨人，於是朋黨之論起，修乃以朋黨論以進，論事切直，帝獎其敢言，面賜五品服，曰：『如歐陽修者，何處得來？』同修起居注。遂知制誥。故事，知制誥必試，特除之。——宋初以來，知制誥免試者，僅楊億、陳堯佐、及修三人。——奉使河東。還爲龍圖閣直學士，河北都轉運使。

後黨論興，杜衍、韓奇、范仲淹、富弼、相繼罷去。修慨然上疏言彼等皆天下共知爲賢者，毋爲羣邪所陷。忌者乃適以其孤甥張時獄，以貲產事中之，傳致以罪，落職出知滁州，放於山水之間，因自號曰醉翁。居二年，徙揚州穎州。至至和元年

，還爲翰林學士，時在外十二年矣，帝見其髮白，慰勞甚至。在朝小人，恐其復用進譖言，欲修出知同州。但帝納吳充言而止，遷修爲翰林學士，兼史館修撰。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，曰：『此非常制，以卿名重故爾。』知嘉佑二年貢舉，時士子喜爲險怪奇澀之文，號爲『太學體』。歐陽修痛抑之，文格以變。

茲後修加爲龍圖閣學士。權知開封府，承包拯威嚴之後，簡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師亦治。唐書成，拜爲禮部侍郎，兼翰林侍讀學士，拜樞密副使。六年參知政事，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。英宗立，『濮議』起，修謂稱本生父爲皇伯無據，御史呂誨等詆爲邪議。神宗卽位，蔣之奇彭思永等，

以飛語連其子婦，劾修，罷爲觀文殿學士。知亳州。明年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，判太原府，修辭不拜，徙蔡州。自號六一居士。

歐陽修素以風節自持，但數被汙讒，故年六十，卽連乞謝事。帝輒優詔弗許。及至守青州，又因請止散青苗錢，爲安石所詆，故求歸愈切。熙寧四年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五年閏七月卒，年六十六，贈太子太師，諡文忠。

歐陽修天資剛勁，見義勇爲，雖機穽在前，觸發之不顧，放逐流離，至於再三，而志氣自若也。尤好獎引後進。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及軾、轍、等。布衣屏處，未爲人知，修卽游其聲譽，謂必顯於世。篤於友誼，生則振掖之，死則調護其家。

著有居士集五十卷，外集二十五卷，易童子問二卷，外制集三卷，內制集八卷，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，奏議集十八卷，雜著述十九卷，集古錄跋尾十卷，書簡十卷。

下

唐代爲中國古文運動復興之發軔，而宋代却爲古文運動成熟之時期。所謂魏漢以來之中國文學，駢儷盛行，雖辭藻華麗，但粉琢堆砌不務實際。至唐韓愈始創古文運動，冀以：『挽狂瀾於既倒，』故有『文起八代之衰』之譽。其實韓愈所作古文，有時仍有儷偶習氣。況且當唐時因數百年積習之深，除韓愈始創，僅有柳宗元李翱等，同行依隨，並非時人所從。因此

唐末五季以至宋初，四六駢文仍十分流行。宋時且變本加厲，僻澀怪誕，無奇不有，支離破碎，甚者若俳優之詞，文體之壞，無可言喻。

楊億劉筠等，在當時雖享有盛名，學問博淵，但總於不能自拔俗流，反於駢文助其聲勢時稱『西崑體』。韓柳文早已置之高閣。歐陽修在十五六歲，得韓愈文在隨州李氏家壁間敝筐中。殘缺不齊，脫落顛倒，毫無次第，但乞歸讀之，愛其深厚雄博，苦心探討，至忘寢食。

歐陽修獨能於舉世不爲之日，努力提倡古文運動。與其好友尹洙蘇舜欽兄弟等。當時試士衡文，多奇誕怪僻，修深革時弊，力求平淡典要，凡怪僻知名之士，盡黜之。所提引如曾鞏

、王安石、蘇軾兄弟等，後皆成古文名家。——事後，囂薄之徒，伺修出，聚衆譟於馬首，街邏至而不能制，修屹不爲動，卒能革變文風，故中國古文運動，所能得到成就，歐陽修實深有功於此。

歐陽修從事古文，雖得力於韓文，然昌黎文格雄渾，得之於陽剛者，而修則一變爲陰柔，其風神頗有獨到之處，又非韓文之所有。故吳敏樹有言曰：『歐珍舊本韓文如異寶，而學文輒不類。』所謂不類之點，卽『陰』『陽』『剛』『柔』之別。

大抵修之爲人，天懷樂易，性情真摯，故其文章，亦能紆迴委曲，神韻翼然，因多抒情之作，而平生又博覽羣書，好學不倦，故能一洗猥屑，出以自然。朱晦菴云：『歐陽好處，只

是平易說道理，初不會使差異底字，換却尋常底字。『姚惜抱亦曾言：『歐公能取異已者之長，而時濟之。』此皆中肯之論。

但修之撰文，多苦心孤詣所得，決不草草就事。吾等在歸田錄中，曾見修謂謝希深曰：『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馬上，枕上，廁上也，蓋惟此尤可屬思爾。』周必大有言：『前輩嘗言公作文，揭之壁間，朝夕改定。』葉夢得石林燕語云：『歐陽文忠公晚年，取平生所爲文，自編次之，今所謂居士集者，往往一篇至數十過，有累日去取而不能決者，一夕大寒，燭下至夜分，薛夫人從旁語曰：『寒甚，當早睡，胡不自愛自力？此已所作，安用再三閱？』甯畏先生嗔耶？』公笑曰：『吾正畏先生嗔耳。』』歐陽公慎重其事，慘談經營，在此中

概可窺見。

至於本書所收之文，因歐陽修全集卷帙浩繁，計有百五十餘卷。其間除制誥、奏議、經說、時文、詩詞、雜著以外，散文作品，不下數百篇。本書祇能依編者所見，擇其尤者，分成三輯，茲將內容大略，簡說於左：

第一輯爲論、書選文，其中包含本論及上范司諫書等共五篇。修之作論，平直詳切，明白暢曉，易於啓悟。其所作書翰，語極切至，紆徐易直，確似有德者之言。

第二輯選傳二篇，記七篇，序八篇。修所作之傳，筆墨生動，頗能描繪個性。所有記事之文，意境平實，頗有宋人風格，與韓柳之作不同。然風韻悠然，自有獨其到之處。其所作序

文，更有特長，蓋姚惜抱於古文辭類纂序跋類序且謂：『史傳不可勝錄，惟載司馬遷，歐陽修表志序論數首，序之最工者也。』盡信然。

第三輯含有祭文四篇，墓誌銘八篇：及雜文一篇，賦一篇。蓋歐陽修之生平，篤於交友，故其所作哀祭之文，多悽惻動人，而交愈厚則文愈佳，纏綿盡致，筆含情感故也。至其所作之墓誌銘，亦類上述。蓋傷存亡離合之感，則聲淚俱下，情文交至，故能名冠一時。其餘如雜文詞賦等，亦頗具抒情寫感，不易多得之作。

本編所集，既如上述。故歐陽修在文學史上之地位，自韓愈以來，三百餘年間，僅修一人能轉移文風，此乃衆所共仰者。

，至於其所作之文，時人所賜之評言，可於下列諸家中見之：

『文備衆體，變化開闔，因物命意，各極其工，其得意處，雖退之未能過。』

——見吳充歐陽公行狀

『著於禮樂仁義之實，以合於大道，其言簡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連類，折之於至理，以服人心。』

『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，詩賦似李白，此非予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』

——見蘇軾居士集序

『天才有餘，豐約中度，雍容俯仰，不大聲色，而義理自勝，短章大論，無施不可。有欲效之，不諛則俗，不淫則

陋，終不可及，是以獨步當世，求之古人，亦不可多得。」

——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

「文章逸發，醕深炳蔚，體備韓馬，思兼莊屈，垂光簡編，焯若星月，絕去刀尺，渾然天質，辭窮卷盡，含意未卒，讀者心醒，開蒙愈疾。」

——曾鞏：祭歐陽少師文

「形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，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，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，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，其雄辭閎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奪馳。」

——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

上列所舉，或有阿私所好，言過其實之處，然歐陽修在古文運動上，實爲有數之功臣，而其著述，確能與世永垂。

廿三年十月，一日，秋風秋雨中。